

民俗采风

# 我小时候过的“年”

戴恩嵩

——

长大了才知道“年是一条虫”，这条虫有个古老的传说：远古时代，每到腊月三十夜，它就闯进祖居村落，伤害人畜。为了免遭“年”的攻击，祖先们只好在这一夜逃离村

庄。有一年的腊月三十下午，从村口走进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，独自留在村子里。他在大门上贴上红纸，在屋子里点起红灯，静候“年”的到来。是夜，“年”看到红纸和红灯，大为惊恐，便狼狈逃窜。从此以后，祖先们再也不用逃进山林“避年”了，而是效仿老人的方法，贴红对联，点红蜡烛，挂红灯笼，安然度过“年”来之夜，叫做“过年”。

旧时的年俗，各地不尽相同，即使同一县市内也有较大差异。本文所述写的内容，是笔者少年时代在家乡莱州的一些亲身经历，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的事了，虽已年久，仍记忆犹新。

文中提到的过年时家家敬拜的众神，除了天地之外，在历史上都有真人真名可查。敬拜时的那种仪式感、敬畏感、程序感，对思想教化、家风传承、行为规范、社会安定毫无疑问义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进了腊月门，就开始准备过年了。家里要全面进行大扫除、粉刷墙壁，置办年货。遇上好年景，能买得起鱼肉之类，空置屋内、室外北阴就是天然的冰箱。在学校里，老师对违犯纪律的学生经常用戒尺进行体罚，在同学中流传着这样的话：“过了腊八，先生打我不怕，先生快把戒尺放下吧。”就是说要放假了，老师管理学生会更人性化一些。

村里各家各户送到我家一卷卷砂金红纸，是请我爹写过年的门对，每晚我得研墨、抻纸、晾对子，直至深夜，困倦难耐也必须坚持。我家住的小自然村戴家村近三十户人家，几乎每家都有我爹写的年对。
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，也叫“辞灶”。传说灶王爷升天要用七天的时间汇报在这一家全年的所见所闻。这一天，蒸年糕，喻示步步高

二

正月初四，我村俱乐部剧团在本村的露天舞台上进行首场演出。开场戏是孩子们演的短剧《土地证》，我当时身高只有1米3，扮演60多岁的李老汉，上台就得表现出那种得到土地证乐不可支的样子。在一次演出中，我抽烟抽醉了，胡子甩掉了，台下观众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

在演戏时，我见到打锣鼓、拉胡琴很好玩，就对我爹说了。心灵手巧的我爹给我做了一把二胡，又自己出资买了一套五大件的锣鼓。掌鼓人开始是我哥，我8岁时，哥哥就把鼓槌交给我了。既然让我领鼓，就得有打锣的、拍钹的、打小镲的、敲小当当的，我便拉起一个鼓乐队，由我和年龄相仿的8个小伙伴组成。我爹让我背诵很多“鼓谱”，这倒不难，但要把握点敲出韵味来并不容易。我爹把这里面的一些奥妙告诉我，再经过无数次的训练，总算

高；吃糖瓜，意在甜甜蜜蜜，是为了让灶王爷上天多说家中胜事好事。到了除夕那天，灶王爷还会回来和家人一起过年，所以灶神的对联是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”，横批是“一家之主”。

到了腊月三十这天，全家忙着贴门对，挂红灯，包饺子。饺子分两种，一种是“发纸”用的小糖饺，另一种是馅里放上硬币、大枣、栗子、年糕等“宝石”的素馅“年夜饭”。

我爹毕恭毕敬地把记载着十多世祖先名字的宗谱悬挂在堂屋正中，两边是正楷大字对联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”。再把天地、中宫、财神、菩萨、门神、灶神这六神的神位清理干净，摆上供品，一日三次饭前烧香磕头，这个仪式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。

除夕之夜，我爹领着哥哥和我，提着灯笼到祖坟上请先祖的魂灵回家。在焚烧纸钱后，我爹说声：“老祖们回家过年吧！”我们就往回走。那时候虽然年幼，也知道没有什么魂灵会从祖坟里出来跟着我们回家过年，但这个过程很容易使我回想起先人的音容笑貌、殷言教诲。到家后，点上红烛，敬香膜拜，然后把屋内地面铺上高粱穗穰，院子里铺上高粱秸，这称为“撒尘”。全家就围坐在长明灯前守岁了。守岁这段时间较长，一家人坐到一起，畅谈一年来发生的好事乐事，不准说不愉快的事，你一言我一语好像开个家庭座谈会。

子时一到，鞭炮齐鸣。先煮

能够正式亮相了。

我组织这个小鼓乐队遇到许多麻烦，有的小伙伴，教他打锣他不会，教他拍钹嫌钹重，只好让他背鼓、举标牌，他不干就哭鼻子。为这事，我娘经常领我到这些小伙伴家去向大人解释、赔礼，以免影响邻居间的关系。

有了这个小鼓乐队，我再也不演“李老汉”了，也不用担心抽烟抽醉、甩掉胡子了。剧团不管到哪个邻村去演出，我们必须提前到达，前面一人举着标牌，上面写着“西郎子埠俱乐部今晚在贵村演出《XXX》”，敲锣打鼓，走街串巷，实际是为了招徕观众。晚饭不能回家吃，邻村还会请我们吃饭。

村剧团历年演出的剧目有：《土地证》《兄妹开荒》《三世仇》《借年》《砸粥缸》《十五贯》《龙凤面》《御碑亭》……晚上，汽灯把全场照得通亮。大戏开演以后，台上的锣鼓响

了，我们的锣鼓停了，这些剧我们都看了好多遍，在大人的带领下，我们总是提前回家。外村的剧团也到我村演出，各村都有戏看。这样的交换演出一直持续到元宵节。

正月初五，俗称“破五”，要“赶走五穷”（智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）。黎明即起，从里往外燃放鞭炮，边放边往门外走，将一切不吉利的东西都轰出去。正月初六，商家店铺开门营业，大放鞭炮。这一天最受欢迎的是年满12岁的男孩，因为12是6的二倍，这叫六六大顺。我家离县城很近，每年这一天，我爹领我进城去看商家开始营业的盛况，并到大户人家门前观赏他们自写的对联，使我从中学到不少写毛笔字的要领。正月初七，是人日，我村叫“临七日”。我娘说，初七管孩子，十七管中年，廿七管老人。这天，要尊敬每一个人，大人不能在这一天训斥孩子。

正月初一，是“过年”最重要的一天，在家里给长辈拜完年后，要走出家门，走街串巷，先给同宗同祖、再给街坊邻居的长辈拜年。每到一家，进门就一面给宗谱磕头，一面口喊给谁拜年。大年初一的禁忌很多，不能动用扫帚，否则会扫走运气、财贝。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不慎打破碗盆，要说“逢坡（破）必成”（逢坡必有收成）；打碎了器皿，就说“岁（碎）岁平安”。

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有规定的庆祝活动：正月初二，晨起煮饺子，敬财神，放鞭炮，面对财神三拜九叩，祈求来年财源广进。在农村，虽然年年祈求发财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财神爷是哪路神仙，从常写的财神对联“勤是摇钱树，俭为聚宝盆”可以看到，人们还是在强调勤俭治家的精神。敬完财神，我就和哥哥一起去姑姑家拜年了，在姑姑家能玩儿一天。正月初三，早起“起尘”，把地面铺的高粱穗穰、高粱秸清扫干净。我和哥哥去姥姥家拜年，出嫁的姐姐回娘家来，要与姐夫同行，姐姐带一些礼品和红包，分给小孩，并且在我家吃午饭，但必须在晚饭前赶回婆家。

三

我村每年在正月初八或初九这一天，要举办盛大的祭胡祖仪式。所谓胡祖是指小炉匠的祖师爷胡鼎真人。因为我村小炉匠多，祭胡祖的仪式各家各户都要参与。祭胡祖之日，先是在村东头菩萨庙后的大场院里竖起几根高大的木桩，拉上用高粱秸编制的“围箔”作屏风，再挂上比宗谱还高大的胡鼎真人的画像，前面摆上六张八仙桌作为供品台，祭坛就算搭成了。

在锣鼓声中，各家各户都把自做的各种供品拿出来，摆到供品台上。有大饽饽、小点心，有猪头羊头鸡鸭鹅，还有用青萝卜、胡萝卜、大白菜、地瓜、粉条、豆腐等制作出来的各种菜肴，即使最困难的人家，也要用玉米面、地瓜面、高粮面捏成不同颜色的小鸡小鸭，蒸熟后拿出来放到供台边上，其造型各具特色，异彩纷呈。

随着供品越摆越多，全村男女老少也穿着节日的盛装陆续到齐。大伙围着供品台浏览着，品评着，似在参加一个丰盛的烹饪技术博览会。

祭胡祖仪式的主持人，是村中岁数最大的“铜人”。他宣布拜祖开始，立刻烟火腾空，鞭炮齐鸣，这是全村孩子们最欢快最高兴的时刻。接着，按照每户长者的年龄排列，一户一组，全由男性出场，三拜九叩，口里还念念有词。全村各户拜完，大约已近中午，方才结束。

正月初十是祭石日。这一天，石磨、石碾、石臼、碌碡等石头器物都不能动，男人要在石器前肃立、双手合十致意良久，不须下跪。长大后才知道：石头是人类最早用来制作工具的原料，不能忘记它的贡献。

四

“正月十一扎灯笼，正月十二搭灯棚”。为了庆祝元宵节，我爹每年都要扎一个造型新颖的大转灯，里面刻上奔马、车船之类，不停地转动，供街坊邻居观赏。村里搭起灯棚，元宵节那天要在这里进行各家自制灯笼的大展出。

“正月十三开灯，正月十四试灯，正月十五赏灯”。“元宵节”那天晚上，吃完元宵，全村男女老少拥上街头，观灯赏灯评灯，谁家的灯笼扎得好，谁就会成为大伙共认的能工巧匠。我们的锣鼓队也为之助兴。

正月十六夜，称为“耍蜡灯”，小孩们提着自家制作的小灯笼，在街上排起长队互相碰撞，看看谁家的灯笼结实，叫做“碰灯”。这时候，我们的小鼓乐队也派上了用场，一面“碰灯”，一面敲锣打鼓，热闹非凡。

“碰灯”结束后，孩子们要回到家里，遵照大人的叮嘱，把每个角落照一遍，再和大人一起，把祖先的魂灵送回祖坟。到此，就算把年过完了。

1953年，我年满15岁，家乡发生严重洪涝灾害。为了继续求学，只身远走他乡。考入齐齐哈尔第三中学，寄居在伯父家。东北过年的习俗与老家有别，除了不供六神外，在拜年时没有宗谱可挂，只有一个牌位，上写“戴氏三代宗亲之位”。如有亲朋来访，即便是冰天雪地也要当面跪拜。

几年后，父亲写信告诉我，家乡如今过年不那么热闹也不那么繁琐了。我一直以为，是父母怕我想家才这么说。后来我回家才知道，父亲信中说说的都是真话。